



王国华,毕业于东北师大经济系,深圳市作协副主席。

◇ 大野寻幽 李丹崖专栏



李丹崖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出版有散文集《芳草未歇》《草木恩典》《胃知的乡愁》等28部,文章散见于《散文》《散文选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文学报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。

◇ 云上花开 胡蛙蛙专栏



胡蛙蛙,原名胡岚,中国作协会员。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刊物。著有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

乾隆初年,曾经发生过一起官员提议限购事件。该政策的提议者是顾琮。顾琮(?—1754),满族伊尔根觉罗氏,镶黄旗人,时任漕运总督。他建议朝廷下令限制“购田”,至于为什么提出这个政策,史料中语焉不详。看乾隆的批复,应该是为了限制富人囤积田地,故提出每户买田不得超过三十顷。《清史稿》中有一句话:“八年,以督运诣京师。入对,请行限田,上斥其扰民。”顾琮在京城对乾隆面陈限购粮田之策,被皇帝训斥。但《清稗类钞》将其视为大臣有风骨的案例:“尝持议欲行限田法以均贫富,与用事大臣动色争于上前,无所挠挫(屈服)。”当时他提出这个议案,其他大臣当场反对,皇帝也站在他的对立面,但他并不屈服,而是当着皇帝的面继续争论,这说明他一定有自己的道理和逻辑。因为此事是具体的经济政策,皇帝并没一棍子将其打死,而是继续说服教育。后来,乾隆专门下了一道圣谕,详述此事原委并给出结论。

在圣谕中,乾隆说:“尔以三十顷

麻雀之于皖北乡村,应该是最常见的一种鸟了,家常到类似于邻家阿猫阿狗。阿猫阿狗也不会常常出现,麻雀却能在你有意无意之间出现在你家院墙上,叨着一只虫子,半根衰草,小黑豆一样的眼睛,圆溜溜地打量着你。

在人类没有发明飞机,乡村没有建造高楼之前,最先开始用上帝的视角打量乡村的,恐怕除了白云、日月和星斗以外,就是麻雀了。

如果关于鸟雀有一个普查的话,每座乡村有多少麻雀,恐怕很难算得清,这种难,不是因为少,而是因为太多了。在乡村,谁家屋檐下没有几只麻雀呢?

乡村的夜晚,是能够看得到颗粒星斗的,更能清晰地看到狮子座流星雨。而麻雀,无疑是白日里的狮子座流星雨。它们,嗖嗖嗖飞过乡村的上方,天马流星,大步流星,风风火火,像极了一粒粒打出去的子弹,只不过,没有人能说得清这些麻雀从哪里发射出来。也许是房前那棵高大的泡桐树上发射出来,我小时候爬过那棵树,很是

脚底的沙细腻绵密,肌肤被温柔地抚摸。我们来之前,沙漠里才下过雨。沙漠之中的甘霖,安顿了流沙的飞扬,想象中的“七窍流沙”并没有出现,静静地坐在沙丘上什么也不想,又好像想了很多,把脚踝埋进细沙,温热熨帖。白天的暑热渐渐散去,一日的舟车劳顿也在此时一扫而尽。

月,跃出沙丘。有人站在远处,被月影拉得长长的剪影映在沙海之中,朦胧、修长。翻过一个沙丘还有一个沙丘,时而高陡,时而平缓,月光映在脸上,清晰又模糊,这样的夜适合抒情,适合谈心,是文学的夜,是友情的夜,来自五湖四海的作家,为夜色笼罩,白天热情的沙漠变得温凉,起伏的细沙如水一样轻缓、温柔,细细地抚慰着劳顿的人。有人在奔跑,高一脚低一脚,有人在高唱低吟,声音像流沙绵延。

月又白又圆,沙海绵延,赤着脚走过一丘又一丘沙山,从前陌生的人,因着文学,在此地相识相交,心绪像月光,忽远忽近,有感动,有心动。这是一群人的夜,也是一个人的夜。曾经

清代一次流产的“限购”

为限,则未至三十顷者,原可以置买,即已至三十顷者,分之兄弟子孙名下,不过数顷,未尝不可置买,何损于富民,何益于贫民?”关于限购后果,乾隆一下子说到了点子上,即,你打算借此均贫富,可是买得起田地的人,总能想出规避政策的办法。“何益于贫民?”一句非常准确,即使限购了,买不起的还是买不起。若真“限田”,种田能手们也就有劲儿使不上。这些中产阶级本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和积累者,动辄限购,会打击他们的创造力——其实对整个社会是一种打击。

乾隆又说:“况一立限田之法,若不查问,仍属有名无实,必须户户查对,人人审问,其为滋扰,不可胜言。夫果滋扰于一时,而可收功于日后,亦岂可畏难中止?近辗转思维,即使限田之法,地方官勉强奉行,究于贫民无

麻雀是一笔焦墨

费力,划破了我几条裤子;也许是从屋后那棵年逾百年的银杏树上发射,密密匝匝的银杏叶,藏几十上百只麻雀也不是什么难事。

麻雀的叫声谈不上好听,喳喳喳,开心的时候,我们还能听它们喊几嗓子,烦躁的时候,就特别听不惯。这些小而五脏俱全的鸟类,它们是乡村的亲戚,不,从它们的角度看,它们才是常住户。它们在屋檐下繁衍生息,似乎繁衍得很快,几个月就能生出一个崭新的家庭来。那种黄着嘴角的雏鸟,常常从屋檐上跌落,翅膀还是无力的,它们探头探脑地打量这个世界,唯有经历了顽皮的孩子的侵害、黑猫的利齿、还有蛇的吞噬之后,才能一飞冲天,变成子弹一样在天空翱翔的鸟雀。

麻雀,应该算是最贪吃的鸟类了。养了鸡的农家,主人在撒粮喂鸡时,常常会有偷嘴的麻雀飞下来,抢食

补,是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也。”乾隆清醒地认识到,如果没有想明白后果,利弊尚未完整分析,就不要滋扰百姓。既然顾琮坚持,乾隆还是给了他一个台阶,“而顾琮犹以为可行,请率领地方官,先于淮安一府试行之,朕令其与尹继善熟商。”尹继善乃当时的两江总督,雍正时代的政治新星,三十岁时即外放封疆大吏,继任的乾隆后来还跟他结成了儿女亲家,颇有政声。按当时的情势,顾琮在朝堂上和皇帝的争论应该传到了尹继善的耳朵里,以尹继善之聪明,自然附和皇帝。不过,即使从公理上看,尹继善也会反对限田,他在给皇帝的回奏中态度鲜明地表明了这一点。乾隆说:“今据尹继善陈奏难行之处,与朕语不约而同,则此事之断不可行,断不能行,实出人人之所同然,又岂可以尝试。特降旨晓谕顾琮,此事著停止。”

乾隆通过平和的方式解决了顾琮的限购提议,虽然他心中早有定见。现在看来,从上至下地制止蛮干,某些时候还是必要的。

一些谷物、小麦、打碎的玉米,为了一口食,丝毫不惧怕农家那只雄健的大公鸡,那只刁蛮的老母鸡,瞅机会就要下嘴,多数情况下,仗着自己的身材娇小灵巧,能够得逞,也有不幸的时候,被老母鸡一口叨掉许多毛,凄惨地飞开。隔几日,如有撒开的小米在院子里,愈挫愈勇的麻雀仍会试探性地飞下来,去偷嘴。

“干吗呢?别在那杵着,像个小家雀。”在北京,喜欢喊麻雀为家雀(qiǎo)儿,好比是喊自家闺女“巧儿”一样家常。足见,麻雀与人的亲密程度。中国人喜欢隐晦委婉,常常见到有文人的书房里,挂着一幅竹雀图,看起平常,实则奇崛。“雀”与“爵”声音相近,在很多地方的方言中是一个读音,是有一些美好的前程嘱托在其中的。

提及画作,突然想起,如果把乡村看成一幅水墨画,屋檐是浓墨,画到麻雀的时候,应该就是一笔焦墨了,不,是一笔笔。很长时间,对于乡村来说,我们总觉得麻雀可有可无,但是奇怪的是,很多时候,缺少了麻雀的乡村,又总觉得好像少了些什么。

生命禁区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。石油人在这里修筑了世界流动性沙漠中最长的等级公路,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。公路两旁绿浪逶迤,植物们、动物们在这里生长、出没。曾经杳无人烟的荒漠里,自从有了石油人,就有了高楼,有了现代化的油气装置,沙漠深处高耸的井架,见证了人类生活从无到有,从荒凉无人到人群聚集。在这里石油人开发出全球陆上最深的海相碳酸盐岩油田,我国规模最大、开发效益最好的油田,也是我国超深复杂气藏高效勘探开发示范区。面积超过一万平方米、油气资源量超过10亿吨的富满油田。

坐在沙脊上,仰望星空,在月的辉映下,星星闪烁着微茫的光,无穷的宇宙让人神驰遐想,相对浩瀚星空,地球深部也是神秘莫测,在这里有更多的未知等待人类去发掘。

月圆了,又近了,我们一行人走出沙海,在盛夏的凉风和惬意里,那洁白的月光始终照在我们脸上身上。日间这些不寻常的体验和感受,月光一样,成为心中永远的难忘。

沙海月夜

流淌在心底的歌,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。歌声邈远又近在耳侧。多好啊,志趣相同的人一起行走在沙漠中,月色宁静、安详。照见古人的月也照在我们身上脸上,对月而歌、畅意抒怀,今时沙漠之月,会因为一些人而明亮一生。这一轮月,从此不再远离。

一生中总有这样一个夜晚,被反复记忆。

还是月夜,1895年的月夜。还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,瑞典探险家斯文·赫定经历生死惊魂的一夜。斯文·赫定在初夏的夜,遇到了一个极为罕见的水潭,因此获救。后来,他把这个湖命名为“天赐之湖”,也因此行,塔克拉玛干沙漠,被他称为“死亡之海”。

照见过斯文·赫定的月光,落在我们身上,他一定想象不到,如今这里成了希望之海,在大沙漠深处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,石油人在曾经的